

问世间情为何物书系

# 历代情缘故事会

百年好读编辑部 著

珠海百年电子音像出版社

书 名：问世间情为何物书系 —— 历代情缘故事会

作 者：百年好读编辑部

出 版 社：珠海百年电子音像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06-7

ISBN：7-90048-00-66/I · 117

定 价：12.80

# 目录

○赵筒子 .....	1
○卖(个追)媪 .....	2
○郑任 .....	3
○周六女 .....	5
○张二姐 .....	6
○张夫人 .....	8
○郑中丞 .....	9
○刘奇 .....	11
○吴江钱生 .....	15
○刘举人妾 .....	17
○崑山民 .....	18

○赵判院 .....	20
○章泛 .....	22
○侯继图 .....	25
○顾协 .....	26
○崔元综 .....	27
○韦固 .....	28
○孟光 .....	31
○络秀 崔敬女 .....	33
○朱显 .....	34
○程万里 .....	35
○单飞英 .....	38
○徐信 .....	44
○王从事妻 .....	46
○黄昌 .....	49
○萧匠 .....	50
○赵军 .....	51
○杨公 .....	53
○绍兴士人 .....	54

○崔英 .....	56
○玉堂春 .....	63
○甲乙二书生 .....	66

## ○赵简子

赵简子南击楚，渡汉，津吏醉卧，怒，将杀之。其女娟持楫走前曰：“妾父闻君渡不测之渊，故祷江淮之神，不胜杯酌，遂至沉醉。妾愿以微躯易父之命。”简子遂释不诛。将渡，娟攘拳操楫而前。中流，发激棹之歌曰：

升彼河兮而观清，水扬波兮杳冥冥。祷求福兮醉不醒，诛将加兮妾心惊。罚既释兮瀆乃清。妾持楫兮操其维，蛟龙助兮主将归，呼来濯兮行勿疑。

简子大悦。比归，纳为夫人。

齐王纳无盐，孔明之婚黄头女，皆以才德见重，遂忘其丑。此持楫女，似别有动人处。

### ○卖(个追)媪

唐马周，少孤贫。为博州助教，以嗜酒，忤刺史达奚。拂衣至京，停于卖(个追)媪肆。数日，祈媪觅一馆地，媪乃引致于中郎将常何之家。代何草封事，称旨。太宗询知周所为，即日召见，拜监察御史。媪之初卖(个追)也，李淳风、袁天罡常遇而异之，皆窃云：“此妇当大贵，何以在此？”及马公既贵，竟取为妻。数年内，马公拜相，媪为夫人。

此媪能引人，的非常品，又何必问相。然唐人最重门第，故婚嫁有老而未遂者。而马公时以逆旅相得，终身鱼水，富贵共之，岂非天耶！

### ○郑任

李弘农令之女，卢生聘之矣。及吉日，女巫谓夫人曰：“佳婿卢郎，信长髯者乎？”夫人曰：“然。”女巫曰：“是非夫人之子婿也。夫人之婿，形中而白，且无须也。”夫人惊曰：“吾女今夕得适人乎？”巫曰：“得。”夫人曰：“既得适人，又何云非卢郎也？”巫曰：“我亦不识也。”举家怒巫而逐之。及卢亲迎，见女，忽惊而奔，众宾追之不返。李弘农素负气，不胜其愤，且恃女容可人，尽邀客人，呼女出拜，

指之曰：“此女岂惊人者耶？今不覩面，人且以为兽形也。”众皆愤叹。弘农曰：“此女已奉见矣，如有能聘者，愿应今夕佳期。”郑任为卢之傧在焉，随起拜成礼。家众视其貌，即巫之所言也。后郑任逢卢，问其故，卢曰：“两眼赤，且大如盏。牙长数寸，出口两角。宁不惊而奔乎！”郑素与卢相善，仍出妻以示之，卢大惭而退。

相传京师有女，嫁日，临床便小遗，因退还。后再嫁亦然，遂为弃女。女生平无此疾。母怪而叩之，答云：“见女奴携朱红余桶至，诚不自觉其遗也。”后嫁一客官为晚妻，此官位至尚书，女封夫人。以恭贺事，随众命妇入宫。盘桓良久，偶腹胀。宫女引至便处，见朱红余桶，方悟其梦。

## ○周六女

盐城民周六，居射阳湖之阴，地名朦胧。左右前后，皆沮洳藪泽，无田可耕。且为人鬬茸，不自振拔，唯芟刈芦苇，织席以生。一女年十七八，略不识针纫之事，但能助父编苇而已。北神堰渔者刘五，为其子娶之。不能缝裳，逐之归。父母俱亡，无以糊口，遂行丐于市。朱从龙寓居堰侧，时时呼入其家，供薪水之役，久而欲为择配。楚士吴公佐，本富家子，放肆落拓，弃父而出游，至寄迹僧寺为行者。后还乡里，亲族皆加厌疾。郡庠诸生，容之斋舍。因相与戏谋，使迎周女为妇。假衣襦，具酒炙，共僦茅舍一间，择日聘取，侪辈集举，姑以成一笑。意吴生知为丐者，必将弃之。已而，相

得甚欢。偶铃辖葛玥之子，富于赀财，拉吴博赛。吴仅有千钱，连掷获胜，通宵赢几百缗。葛不能堪，明日复战，浹辰之间，所得又十倍。吴由是启质肆，称贷军卒，不数年，利入万计。其父呼还家，读书益勤，两预贡籍。周女开慧，解妇功，不学而能。肌理丰丽，顿然美好。初，里中有严老翁，吻士也。善讲解《孝经》，又能说相。见周于丐中，语人曰：“此女骨头里贵。”果如其言。

周女之慧，若有待而开。向使在刘渔家已如是，则饥寒毕世矣。

### ○张二姐

下邳朱邦礼，家于宿。雇买小婢曰张二姐。

虽无恶疾，而形体枯悴，肌肤皴皴，绝可憎恶。姑使执庖爨舂汲之役，凡六七年。有游士刘逸民叩谒，喜其高谈雄辩，留以教诸子。在馆下历岁，未尝辄出户外。朱极贤重之。每会亲朋，必称赞其静操。乃命二姐为供给洗馔。盖以其寝陋，无所置嫌。久之，雇限已满，告辞而去。朱亦不问所如往。俄而刘亦谢退。后十余岁，朱赴试省闱，因诣市肆。闻有人呼声，回顾之，原不识面。其人力邀至所居，具公服，再拜，叙至曩契，乃逸民也。既登科第，得京秩矣。方欢羨次，又一妇人著帔顶髻拜于庭，如初嫁见尊长之礼。朱侧身敛避。刘挽之坐，曰：“固主翁也，何辞焉！”细询其由，则二姐也。且言曰：“自违离之始，无人负书笈，偶值此妇，遂与之偕行。念念道涂勤谨，存于家间，而温良惠解，实共甘苦，故就以为妻。恩出高门，不敢忘也。”延朱置酒，罢，出五百千以赠之。

时政和末也。

谚云：“热油拌苦菜，自家心里爱。”业已相得，即王谢姬姜，弗与易矣。

### ○张夫人

张相讳从思，其妻张氏，河东人，有容色，慧黠多技艺。十四五时，失身于军校，为小妻，洎军校以更番归洛下，携与偕，至上党，病痢，因舁之而进。至北小纪，病且甚，汤药不能下，形骸骨立，臭秽狼籍不可闻。军校遂弃之道周而去。行路为之伤嗟。道旁有土龕，众为舁至土窟中。数日痢渐可。衣服悉为暴客所窃取，但以败叶乱草蔽形而已。渐诣市求丐。有老姬谓曰：“观尔非求乞者也。我有住处不远。”即

携以往。姬为沐体，日进粥饮。不数月，平复如故，颜色艳丽。忽有士子过小纪，赠姬绿绢五十匹，载之而去，偕往襄阳。会襄帅安从进叛，左右杀士子纳其妻。从进败，为乱兵所得，送至都监张相寨。张即从思也。张相共获妇女几十数人，独宠士子之妻，深厚之。数岁，张之正室病亡，遂以继室封为郡国夫人。一应家事，上下男女，皆属指挥，治家甚严肃，动有礼法。及张加使相，进封大国夫人，寿终于洛。

始否终泰，此女与荧阳生是的对。

### ○郑中丞

文宗朝，有内人郑中丞(中丞，当时宫人官也)善胡琴。内库有琵琶二面，号大忽雷、小忽

雷。因为匙头脱损，送在崇仁坊南赵家料理。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，其中有二赵家最妙。时叔相旧吏梁厚本，有别墅在昭应县之西南，西临渭河。垂钓之际，忽见一物流过，长六七尺许，上以锦缠之。令家童接得就岸，乃秘器也。及发开视之，乃一女郎，妆色俨然，以罗巾系其颈。遂解其颈巾，视之，口鼻之间尚有余息。即移至室中，将养经旬，方能言语。云：“我内弟子郑中丞也。昨因忤旨，令内人缢死，投于河中耳。”及如故，垂泣感谢。厚本无妻，即纳为室。自然善琵琶。其琵琶在南赵家修理，恰值训注事，人莫有知者。厚本因赂其乐器匠，购得之。至夜分，敢轻弹。后值良辰，饮于花下，酒酣，不觉朗弹几曲。是时，有黄门放鹞子过门，私于墙外听之，曰：“此是郑中丞琵琶也。”窃窥识之。翌日，达上听。文宗始常追悔，至是惊喜。遣中官宣召，问其故，乃舍

厚本罪，任从匹偶，仍加赐赉焉。

郑中丞既以绝技取宠，一忤旨，遂不获怜。文宗亦太忍矣。不夺其偶，使得自遂，庶几善补过者乎！

### ○刘奇

宣德间，西河务刘翁夫妇，业沽酒，家亦小康。年俱六十余，无子。值雪天，有童子少俊，随父投宿。及明，父病寒，不能兴，数日竟死。刘为殓于屋后。此童遂留为儿，不没本姓，命名刘方，克尽子道。居二载，复值大风，有少年舟覆遇救，坚持一竹笼，哭泣不止。叩之，则山东刘奇。父以三考听选，举家在京。遭时疫，父母俱丧，无力扶柩，此笼中乃火化

遗骨也。既被溺，行李荡然，无复归计。刘翁恻然，为助资斧。奇去月余，复负笼而来，云：“故乡遭河决，已漂尽矣。愿乞片地理骨，而身为仆役以报。”刘翁许之。奇与方遂为兄弟，同眠共食，情爱甚笃。奇颇通文理，因教方读书，方亦日进。久之，刘翁夫妇俱歿，二人丧之如嫡。方复往京，移母柩至，与父坟合葬。三家之坟，如鼎峙焉。事毕，停沽酒而开布肆，家事日起。镇富民有来议姻者，刘奇欲之，而方执意不可，奇不能强。

一日，见梁燕营巢，奇题一词于壁云：

营巢燕，双双雄。朝暮衔泥辛苦同。

若不寻雌继壳卵，巢成毕竟巢还空。